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奚大癩

奚大癩者，晉人也。尚神像，得劉元的傳。幼失怙恃，因貌陋，癡肥多麻，且貧無一椽，人皆鄙之，無與論婚者。得神像值，輒飲啖，量兼人，以是囊中無一錢，夜多就古廟宿。夏日工倦，常臥烈炎中；秋夜飲酣，恒眠涼月下。由此得疾，腰下患癩，始猶如盞，繼如盃，旋大於甕。蹢躅匍匐，不良於行。每有操作，痛不可忍。生計日蹙，醫藥罔效。自思不如速死。至夜，伏行人林下，將解帶自縊。林後一道者出，羽衣翩翩，風神秀逸。遽喝曰：「止！堂堂男子，有何不了，學婦人女子，自尋短見耶？」奚痛哭，告以所苦。曰：「子與其覓死，曷譬若已死，去而學仙，必成大道。」曰：「無師傳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吾即為爾師。盍隨我往深山，當授以法。」曰：「諾。但從行不易，登高涉險，能毋苦乎？」曰：「易耳。」袖出棗二枚，與之食。甫下咽，即遍體爽適，癩痛亦止。再拜。隨道者，行如飛。

條至一大山，疊岫層巒，隔絕塵境。進一石洞中，有藥爐丹灶，位置井然。道者授一蒲團，曰：「子先學趺坐，坐四□九日，心不妄動，即得入道之門。身後石甕內有乾餼，石隙內有甘泉，足慰饑渴。成連遲餘海上，吾去行即來。幸勿怠惰壞道，負吾期望之苦心！」奚一一允諾。道者長嘯出門，即有雲起足底，清颺遠揚，其影上漢，杳矣。

奚依法趺坐，甫三日，聞外間有婦女喧笑聲，車馬紛馳聲，開目無所見。聲漸近，忽頭面七竅作癢，若聲從竅入，漸達於癩，亦無所苦。夜靜，聞癩內如有婦人語，悄呼「姊姊妹妹，新居頗不惡，早知有此處，不浪尋天台藍橋等處，誤作神仙窟矣。既得秘府，佳日不可辜負，宜小尋樂事，何如？」眾曰：「諾。」四日，聞癩內有敲棋聲，纖手落子聲，旋以悔著詈爭聲，兩人勸解聲，又有書聲，吟哦聲，排闥叩門聲，眾起讓坐聲，角酒賭枚聲，枚輪罰使歌以侑觴聲，歌者呼拍板彈箏相和聲，擲杯聲，隔窗唾絨聲，一女罵阿嬌太懶，何匿不見客，拉之赴宴聲，問繡務成否聲，架上鸚鵡聲，狸奴捕鼠聲，眾哄散話別聲，一女殷殷叮後約聲，聲聲不已。五日六日，癩內聲更煩而且奇。一女曰：「主人貌若何，性情若何？」一女曰：「聞亦從患難中來，想不大惡。」一女曰：「休休！彼近從道士學仙，誤入迷途，必定夜郎自大，盛氣向人。」一女曰：「妮子莫冤屈人，渠昨已覓死空林中，何有紈綺習氣？」一女曰：「何妨趨出一窺探，便得匡廬真面目。」一女曰：「恐渠見吾輩，便顛狂煞，刻不能離，將令人瑣屑死！」一女曰：「論居停分中，亦當為之效綿薄，但吾輩姊妹六人，誰肯先出頭晤渠？」眾曰：「敘齒，仍煩大姊去。」七日，聞癩內一女曰：「三妹向後園摘素馨鳳仙，大為姊姊助妝，好出見居停。」一女曰：「姊姊妝扮好，真不亞王母第三女玉九娘子風貌。」一女曰：「論嫵媚，猶勝渠。」一女曰：「吾為爾等開道路，反為狂婢奚落煞，真令人寒心也。」一女曰：「姊姊莫嗔怒，妹為姊姊預審瓜藕，俟姊姊歸而解渴煩，何如？」眾大笑。

奚正俯首聽，忽眼角作癢，淚涔涔，將用手揉擦，突一小美人，自兩眥間跳出，落地宛轉，少刻，即大如人，風致娟好，向奚檢衽曰：「妾秋水也，挈妹子等附托尊軀，感德非淺。聞主人獨居孤寂，故首出參謁，乞垂憐憫。」奚愛其美，魄動神搖不能制止。秋水善演劇，變幻小戲術，織錦裁雲，雕瓊鏤月，事事皆令人喜。奚癡坐，唯視之笑。秋水探手於懷，意大動，遂與之狎。事訖整衣，仍小如指，跳入目中不見。即聞癩內呼曰：「姊姊回也！」爭起酌酒為賀。秋曰：「吾姐妹同事一主，當敘齒，勿爭競，致外人笑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

次日，奚又側耳聽，忽耳中習習癢，一美人躍出，如秋水行徑，而貌不同，載拜曰：「雙珠也，請獻拙技，博主人歡。」品竹彈絲，無不極妙。奚聞之意迷，即拉與為亂。事已，亦跳入耳。明日，覺鼻內癢，猛嚏，一美人墮，名曰玉峰，遍體皆香，能奪蘭麝。四日，覺口內癢，一美人墮，名曰金海，善烹調，炮鱉燴鯉，莫不甘旨。

五日，滿身癢，一美女自毛孔出，名曰千金，自云「隨孔可出，亦隨孔可入。」善變。奚偶思游，即化為車，乘之惡掀簸；即又化為馬。至斷橋危堤，意思若乘秃尾，便入畫意；即化為驢。條至渡口，意度何處有楫，即化為小艇。甫渡，思穩坐看山，又化為肩輿。其神妙如是也。

六日，覺心上癢，一美人自腦後躍出，名曰隨娘，美尤冠諸姊，善縮地，九州不足論，九州而外，如東南神州，西南戎州，正西州，正中冀州，西南桂州，西北營州，東北咸州，正東揚州。五嶽不足論，五嶽而外，如東嶽廣乘，南嶽長離，西嶽麗農，北嶽廣野，中嶽崑崙。偶注彼則奇山奇水，無不為之列几案，聽遊覽焉。枕席之上，更有奇趣，令人銷魂。

奚日與六女戲，不復憶道士言。年餘，六女均生子女，果聞癩內嬰姪啼笑聲，索乳聲，抓梨覓棗聲。稍長，即與論婚迎娶，鼓吹到門聲，環佩跪拜聲，開筵宴客聲，人喧於室，馬騰於槽，由是心大煩，日夜不能安枕。疾頓劇，癩亦頓巨。忽聞六女喧於癩內，曰：「好好房屋，奈何雨即漏，風即入，豈數椽將傾耶？明日，遣奴子赴江西，購良材來興造。」一女曰：「以妹子愚見，可不必要。日來主人大委頓，恐不久即捐舍，不如殺之，各挈子女逃遠方，另尋屋宇住，何如？」眾曰：「善。」奚聞之，大哭，旋聞癩內霍霍磨刀聲，哭更不輟。

忽見道者冉冉降於庭，奚急跪迎。道者視之，詫曰：「爾奈何狼狽至此，曷明言無隱，庸可救。」奚具告之，道怒曰：「與其為賊殺，不如我自殺之！」壁上抽古劍，光晶瑩，奚方哀求，寒鋒已在頸上，用力一揮，頭脆然落，亦無所苦。張目視道者，向腔內呼曰：「六賊六賊，可以速出，此中有丹，不容久宅！」隨即有白氣縷縷自腔內出，如釜上蒸騰。氣盡癩亦銷。道者拈其首，合腔上，端且正，然後敷以藥屑，圍以匹練，呼曰：「奚生醒醒！」奚果蘇，覺所患頓失，心地光明，跪伏受教。道者曰：「吾教中度人，有順緣，有逆緣，有孽緣。不圖以逆緣度爾身，僥倖也。六賊已去，萬念皆空，從此頭顱可安可落，聽其自便，何樂如之？再□年後，當尋我於六合以外，太微山頂也。」言已，道者又去。

奚遂策杖出洞，再至人間。遇向日同儕，爭訝問頸上何來此一團紅線。奚捫之，亦無跡。此後不事尚像，能以奇術醫病者。刀斧創傷，血肉狼藉，奚摸頸上垢，如玉紅膏，敷之，血立止，而痛立定，膚立生。病家授以金，卻之，惟仍好飲啖。一日，飲酒家，酒保答應稍遲，奚怒，自捋頭落置案上，座客驚竄四散。酒保謝，自仍舉置頸上如故。由是時以之恐怖人，酒家惡之。適醉後，又捋落，甫置案上，自仍傾杯酒灌腔中。酒保驚地奪頭，棄屋後園中。奚摸頭不得，兩手怒搏，擲杯拍案，意甚惶迫，腔血將湧流。突有道者自雲中墮，手捧一美男子頭，與奚按合，呼曰：「奚生奚生，爾頭已污，不能再合。頃於富貴家尋得一顆，持來救汝。汝嗣後宜韜晦，勿再炫露！」言已，置酒保曰：「狗彘奴！何遽殺我弟子，爾試回首看身後！」酒保驚回首，即強項不能回止矣。再轉身視，道者與奚已杳。

至嘉靖某甲子，奚猶往來於晉，歌嘯自如。忽中途遇一俊僕，乘怒馬來，見之，遽躍馬伏道左，悲曰：「公子乃在此耶？」奚聞之，逕跳入水。炊許，乘龍入霄漢，不知所之。

懷農氏曰：佛以眼耳鼻舌身意，為六賊。其賊也，即其性也。忍制之，則曰性；縱恣之，則曰賊。然天有陽即有陰，地有人即有鬼，人有形即有性。使盡如佛氏所云「滅性歸寂」，則此形又何所寄乎？媧皇當時搏土為人時，又何必定與以眼耳鼻舌身意乎？彼世之不能辨性者，則有刑天氏之一教，當北面稱弟子以事之可耳！昔有豎子，好集醫方，偶之市，見決囚，囚患大氣泡，僧子舉刀一揮，頭落地，而泡頓縮小。渠見之，即茫茫然歸，舉筆大書曰：「凡患大氣泡者，將頭割下即愈。」見者莫不捧腹。